

唐宋時期的孔雀明王信仰（一）

高振宏

一、前言

唐代興起的密教信仰，雖然在武宗滅佛之後漸漸沉寂，但當時許多密教神祇、儀式傳入民間，與中國民間宗教結合，甚至傳播到日本，形成了特殊的景象，對宋代以至明清時期的神祇、法術與儀式有深刻的影響，諸如靈官馬元帥、太歲殷元帥、大悲神咒、楞嚴咒、水陸法會、焰口施食等。在這些密教經典與法術中，孔雀明王是頗為特別的信仰，從經典傳播與注疏來看，它在中國的影響似乎不是那麼普遍，但傳播到日本後卻相當興盛，有許多注疏本、念誦儀軌法，甚至還成為電影或漫畫的題材。也因為雙邊流行的差異，所以目前中文學界有關孔雀明王的研究甚少，較具代表性的為王惠民的〈論《孔雀明王經》及其在敦煌、大足的流傳〉，¹其中大致勾勒了《孔雀明王經》的版本與傳播情況，但他更主要是由經典延伸到論孔雀明王的造像問題，觀察孔雀明王信仰對中國宗教文化的影響，尤其之後道教還吸

納了該信仰，造構了《太上元始天尊說寶月光皇后聖母天尊孔雀明王經》，除此之外，劉黎明在論及討論密宗咒語與民間密宗信仰時，也談到唐宋社會中《孔雀明王經》或孔雀神咒的運用情況，²而外國學者薛愛華（Edward Schaffer）曾討論家畜、香料、藥物、紡織品等外來文化對唐代社會與文化的影響，其中就留意到「孔雀」傳入中國的時間、相關名稱及孔雀明王在唐代社會的傳播情況；³此外，司馬虛（Michel Strickmann）與陳懷宇對於中國宗教中的「動物化身」或動物象徵都有過相關討論，考慮這些動物在宗教的象徵或敘事意義，對相關研究頗具啟發。⁴先前筆者曾以神奇動物為題，討論了金翅鳥在密教佛典與通俗文學流行的狀況，本文則接續相關研究，嘗試以孔雀明王為題，勾勒其經典與信仰在中國傳播的情況。

二、關於孔雀及孔雀明王相關經典

1. 關於中國孔雀⁵

早期孔雀多被稱為「越鳥」或「南客」，指的多是南方的綠孔雀 (*Pavo muticus*)，最早有關孔雀的記載可能為《山海經·海內經》所稱的「南方多孔雀」，雖然缺少相關資料輔助，但很有可能指的就是孔雀。薛愛華指出：漢代之前中國所知道的孔雀只有印度孔雀 (*Pavo cristatus*)，且多是經由口傳，多未實際見過。但在漢代時期，中國南方的孔雀已逐漸被發現、參養，牠們與香藥、珠寶、象牙及鸚鵡一起被帶入中國，在司馬相如《長門賦》中就提到「孔雀集而相存，玄猿嘯而長吟」，而著名的樂府詩《孔雀東南飛》（孔雀東南飛，五里一徘徊）更顯示中土人民對牠的熟悉。據傳三國永安五年（西元二六二年）吳國曾派遣官員前往交趾徵調三千隻孔雀，而到了唐代，嶺南雷州半島的本土孔雀數量與印度不相上下，所以孔雀與斑竹、鸚鵡、白銀每年被當為年貢送往長安。在宋代房千里所撰的《南方異物志》中對於孔雀的習性、特質有詳細的記載：

孔雀，交趾、雷、羅諸州甚多。生高山喬木之上。大如雁，高三四尺，不減於鶴，細頸隆背，頸裁三毛，長寸許。數十群飛，棲遊岡陵，晨則鳴聲相和，其聲曰：「都護」。

雌者尾短，無金翠。雄者三年尾尚小，五年乃長二三尺。夏則脫毛，至春復生。自背至尾有圖文，五色金翠，相繞如錢，自愛其尾，山棲必先擇置尾之地。雨則尾重不能高飛。南人因往捕之，或暗伺其過，生斷其尾，以為方物，若回顧則金翠頓減矣。山人養其雛為媒，或探其卵雞伏出之。飼以豬腸、生菜之屬。聞人拍手歌則舞之，其性妒，見采服者必啄之。

其中提到雄孔雀的尾羽因有金翠圖文因此多被南方人取來販售，而孔雀還會隨著音樂、節奏起舞，這和《晉書》所載的「孔雀能解人語，彈指應聲起舞」相似，此點之後成為文學作品常見的主題。據《宣和畫譜》所載，唐德宗貞元年間（七八五—八〇五）新羅國進貢了一支善舞的孔雀，皇帝命畫家邊鸞為其寫貌，所繪的孔雀「一正一背，翠彩生動，金羽渾灼，若連清聲，宛應繁節。」邊鸞後來離開朝廷，但他留下了不少有關孔雀的作品，如《芭蕉孔雀圖》、《牡丹孔雀圖》等，對後代花鳥畫影響甚為深遠。除了邊鸞之後，在一些唐代的畫作也能發現以孔雀尾羽製作的孔雀扇，只是當時孔雀扇可能是方形，與傳統圓形的團扇有別。而孔雀看到衣飾鮮艷者則會追逐攻擊，這似乎是與火雞、鴉鳥等大型

禽類的共同特質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孔雀屬雜食性動物，所以可用肉類（豬腸）和葉菜飼養，在記載雲南地區風俗的《桂海禽志》提到：「孔雀，生高山喬木之上，人探其雛育之。喜臥沙中，以沙自浴，响响甚適，雄者尾長數尺。生三年尾始長，歲一脫尾夏秋復生羽，不可近目損人。飼以豬腸及生菜，惟不食菰。」而孔雀肉、孔雀血可食可飲，《本草綱目》甚至還認為「孔雀辟惡，能解大毒、百毒及藥毒」，所以古代中國孔雀血常被視為可解蠱毒的良藥。⁶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1. 王惠民，〈論《孔雀明王經》及其在敦煌、大足的流傳〉，《敦煌研究》一九九六年第四期，頁卅七—四十七。
2. 劉黎明：《中國古代民間密宗信仰研究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二〇一〇），特別是第二章〈密宗咒語與民間密宗信仰〉，頁六十九—七十六。
3. 薛愛華 (Edward Schafer) ·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: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一九八五)，九十二—一六；中譯本翻譯為（美）愛德華·薛弗，吳玉貴譯：《唐代的外來文明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

科學出版社，一九九五）。

4. Michel Strickmann(司馬虛)，Chinese Magical Medicine (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二〇〇二)；陳懷宇：《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一一）。

5. 本小節說明主要參考薛愛華 (Edward Schafer) 的研究整理而成，相關討論可參《唐代的外來文明》，頁二一九—二二二、頁二四八—二五〇。

6. 談到孔雀肉、孔雀血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戲曲小說中常出現的劇毒「孔雀膽」，但實際上孔雀的膽和一般動物相似，可以抑菌消毒、清熱解毒；相對來說，戲曲小說中的「孔雀膽」主要是指南方大斑蝥的乾燥蟲體，其雖可入藥，但辛熱有大毒，須小心服用。南方大斑蝥，又名大斑芫青，通體烏黑、背部有三條黃色或棕黃色橫紋，身呈長圓形。據《本草經疏》載：「斑蝥，近人肌肉則潰爛，毒可知矣。」斑蝥主要產於雲南、貴州，因為和孔雀的產區重疊，加之去除頭部足翅後的斑蝥，外觀極似孔雀的膽囊，所以不認識的人時常誤認此種蟲體是孔雀膽，所以才有如此的稱呼。如依早期中國的想像，認為孔雀能辟惡、解毒，那麼也許他們也將孔雀類比金翅鳥食龍解毒的傳說，最後將能解之毒集於膽部，而有孔雀膽是劇毒的說法。